



HUESHENG BANK EWAIBIDUCONGSHU

学生版课外必读丛书

悲惨世界(下)

96

主 编：陈国勇

责任编辑：沈晓莉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小學生故事金庫·中外文學小說

悲慘世界

(下)

本書編委會

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

粤新登字 16 号

责任编辑 沈晓莉

责任校对 赵慧锋

封面设计 陈志强

书 名	学生版课外必读丛书
编 者	陈国勇主编
出版发行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杭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厂
规 格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 张	389.975 印张
字 数	7658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7-5342-2732-1/E·
定 价	(全套 100 本)928.80 元

十一、爱情的萌发

几年后的一天，天气温和，卢森堡公园中一片阳光和绿影，天空明净，仿佛天使们一早便把它洗过了似的，小鸟在栗林深处轻轻地叫着。马吕斯把整个胸怀向这良辰(chén)美景敞开了。他什么也不想，他活着，呼吸着。他像往常那样到那儿去散步。

他从那白发男子和小姑娘坐的板凳旁边走过。那小姑娘已变成了一位雅致、挺秀、脱俗的少女，她的眼睛是深蓝色的。那小姑娘，不，应该说是那年轻姑娘抬起了眼睛望着他，他们两个人的目光碰在一起了。

这次在那年轻姑娘的目光里，有了什么呢？马吕斯搞不清楚。那里面什么也没有，可是什么也全在那里了，那是一种奇特的闪光。

她低下了眼睛，他也继续往前走。

他刚才见到的，不是一个孩子的那种天真单纯的眼光，而是一种奥秘莫测的深窟(kū)，稍稍张开了一线，接着又立

即关闭了。

那天晚上，马吕斯回到他的破屋子里，对身上的衣服望了一眼，第一次发现自己邈(lā)里邈遑(tà)，不修边幅，穿着这样的“日常”衣服，就是说，戴一顶帽边丝带附近已破裂的帽子，穿一双赶车夫的大靴(xuē)，一条膝头泛白的黑长裤，一件肘弯发黄的黑上衣，却要到卢森堡公园里去散步，真是荒唐透了顶。

第二天，到了寻常的钟点，马吕斯从衣柜里拖出了他的新衣、新裤、新帽、新靴，他把这全副盔(chǐ)甲穿上身，戴上手套——骇人听闻的奢侈(chǐ)品，到卢森堡公园去。

在走上他常走的那条小路时，他望见路尽头那对父女已经坐在“他们的板凳”上了。

他把自己的上衣一直扣到顶，挺起腰板，不让它有一丝皱褶(zhě)，用略带满足的心情望了望长裤上光泽的反射，向那板凳进军了。他的步伐带着一股冲锋陷阵的味道，想必也有旗开得胜的想望。

此外，他的动作没有一个不是机械的，他也绝没有中断他平时精神方面和工作方面的思想活动。这时，他心里正在想：“《学士手册》确是一本荒谬(miù)的书，一定是出自一伙稀有蠢材的手笔，才会在谈到人类思想代表作时去对拉辛的

三个悲剧进行分析，而对莫里哀的喜剧反而只分析一个……”他一面朝板凳走去，一面拉平衣服上的皱褶，两眼盯住那姑娘。他仿佛看见她把整个小路尽头都洒满了蓝色的光辉。

他越往前走，他的脚步也越慢。他走到离板凳还有相当距离，离小路尽头还很远的地方，忽然停下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竟转身走回来了。他心里一点也没想过不要再往前走。很难说那姑娘是否从远处望见了，是否看清了他穿上新衣的漂亮风度。可是他仍旧把腰板挺得笔直，以备万一有人从他后面望来，他仍是好样儿的。

他走到了这一端的尽头，再往回走，这一次，离板凳比较近了。他居然到达相隔还有三棵树的地方，这里，不知为什么，他感到确实无法再前进了。他认为已看到那姑娘把脸转向了他。于是他作乙番心雄气壮的努力，解除了顾虑，继续往前走。几秒钟后，他从那板凳前面走过，身躯笔直，意志坚强，连耳朵也涨红了，不敢向右看一眼，也不敢向左看一眼。

他走过了板凳，直到相距不远的尽头，接着又回头，再次经过那美丽姑娘的面前。这次，他的脸白得像张纸，他的感受也完全不是味儿。他离开了那条板凳和那姑娘，背对着她，却感到她正在打量自己，这一想像几乎使他摔倒。

他不想再到那板凳近旁去试了，走到小路中段便停下来，并且，破天荒第一次，在那里坐下了，斜(xié)着眼睛朝一边频(pín)频偷看，在极端模糊的精神状态中深深地在想，他既然羡慕别人的白帽子和黑裙袍，别人也就很难对他那条发亮的长裤和那件新上衣完全无动于衷。

他在那儿徘徊，如痴(chī)如狂地受着煎熬。

他心里忽然想到那位天天陪着女儿的父亲也许已经注意他，并会觉得他这样殷(yīn)勤有些古怪。

他立在那儿了，他低着头，呆想了几分钟，同时用手里的一根棍子在沙上画了许多画。

随后，他突然转身过来，背对着那条板凳以及那位父亲和他的女儿，一径回家去了。

那天他忘了吃晚饭。晚上八点钟，他才想起来，咬了一小块面包。

他刷净衣服裤子，仔仔细细地叠(dié)好，然后上床睡了。

第二天，看门的老妇人看到马吕斯又穿上全身新衣出门去了，大吃一惊。

第三天，老妇人又像碰上了晴天霹雳(pī lì)，马吕斯又穿上新衣出去了。

“一连三天!”她喊着说。

谁都知道,马吕斯又进了卢森堡公园。

半个月时间便这样过去了。

马吕斯去卢森堡公园,不再是为了散步,而是去呆坐,坐在那儿看那位印在他心中的姑娘。

他爱上了那位姑娘,毫无疑问。

值得欣慰的是,那姑娘也常在注视他。她一面和那白发男子极自然极安详地谈着话,一面将目光扫向马吕斯。

马吕斯真的为她神魂颠倒了,他深深陷进去了。

但也应当相信,到后来那位白发男子也有所察觉,他放弃了他们常坐的地方,他开始变得不准时。有时他独自一个人来。马吕斯见了便不再待下去。

马吕斯真的如在梦中,他跟踪那位姑娘,他要知道她住在什么地方。

一天傍晚,他跟着他们到了家,看见他们从大门进去以后,接着他也跟了进去,对那看门的大模大样地说:“刚才回家的是二楼上的那位先生吗?”

“不是,”看门的回答说,“是四楼上的先生。”

“是住在临街这面的吗?”

“什么临街不临街的,”看门的说,“这房子只有临街的一

面。”

“这先生是干什么事的？”马吕斯又问。

“是靠年金生活的人。”

“他叫什么名字？”马吕斯又问。

那看门的抬起了头，说道：“先生是个密探吧？”

马吕斯很难为情，走了。但是心里相当高兴，因为他总算知道他心爱的姑娘住在什么地方了。

第二天，那父女俩只在卢森堡公园待了不大一会儿，他们很早就离开了。马吕斯跟着他们直到那所房子所在的街。走到大门口时，那位父亲在跨门坎(kǎn)时停下来回头看了马吕斯一眼。

次日，他们没有来公园。马吕斯白等了一整天。

天黑以后，马吕斯在他们家附近走来走去，直到熄灯。

再过一日，公园里没人。马吕斯又白等了一天，然后再到那所房子附近巡逻，直到十点。

这样过了八天。

那父女俩不再在卢森堡公园出现了。马吕斯无精打采地胡思乱想，他不敢白天去张望那扇大门，只好在晚上以仰望四楼窗口的灯光来满足自己。

第八天晚上，他走到那所房子附近，却不见灯光。

第二天又是如此。

马吕斯敲敲大门，走进去问那看门的：“四楼上的那位先生呢？”

“搬了。”看门的回答。

马吕斯晃了一下，有气无力地问道：“几时搬的？”

“昨天。”

“他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

“他没有把新地址留下吗？”

“没有。”

看门的抬起鼻子，认出了马吕斯。

“嘿！是您！”他说，“您肯定是个探子。”

十二、邻居的来访

夏季过去了,秋季也过去了,冬季到了。那白发男子和他的女儿都没有再去卢森堡公园。马吕斯只有一个念头,再见到那张温柔和令人拜倒的脸儿。他无时不找,无处不找,可是什么也没有找到。他已不是那个一腔热忱梦想着未来的马吕斯,他已陷在一筹(chóu)莫展的苦境里。

那个冬季里的一天,城市被迷雾笼罩着。马吕斯走出他的屋子去吃晚饭。忽然,他被人撞了一下,他回过头,看见两个衣服破烂的年轻姑娘,一个瘦长,一个较矮,两人都喘着气,慌慌张张,飞快地朝前走。她们边跑边谈。

大的那个用极低的声音说:“雷子来了,差点儿铐住了我。”

另一个回答:“我望见他们,我就溜呀,溜呀,溜呀!”

通过那种丑恶的黑话,马吕斯懂得:宪兵或警察几乎逮捕了她们。

她们匆匆往前赶,不一会儿就消失在远处了。

马吕斯正要继续往前走，却看见他脚边地上有个灰色小包，他弯下腰拾了起来。那是一种类似信封的东西，里面装的好像是纸。

“哼，”他说，“没准是那两个穷娃子掉的！”

他转身想喊，但那两个姑娘已经跑远了。他只好把那纸包揣(chuāi)在衣袋里，去吃晚饭。

晚上，他正要脱衣服去睡，手在上衣口袋里碰到了他在路上拾到的那包东西。他早已把它忘了，这时才想起，打开来看看，会有好处的，纸包里也许有那两个姑娘的住址，要是确是属于她们的话；而且，不管怎样，总能找到一些必要的线索，好把它归还失主。

他打开了那纸包。

那纸包原是敞着口的，里面有四封信，也都没有封上。

四封信分别是写给侯爵夫人、伯爵夫人、巴布尔诺先生、圣雅克·德·奥·巴教堂的行善的先生的，落款分别是炮兵队长阿尔瓦·堂茨、妇人巴利查儿、文学家尚弗洛、戏剧艺术家白·法邦杜。然而，四封信的字迹是一模一样的，信纸也是一样的粗糙、发黄，都散发着一股恶臭的烟味。另外，四封信的内容都是请求施舍。

如果不认为它们来自同一个人，又如何解释呢？

挖空心思去猜这哑谜，未免太不值得。马吕斯正在苦闷中，没有心情来和这恶作剧认真。

他把那些信重新放回纸包里，一总丢在一个角落里，睡觉去了。

早上七点左右，他刚起床，用过早点，正准备开始工作，忽然听到有人敲门。

“请进。”马吕斯说。

进来的是一位年轻姑娘，那是个苍白、瘦弱、枯干的人儿，她只穿了一件衬衫和一条裙子，裸(luǒ)露的身子冻得发抖。一根绳子代替腰带，另一根绳子代替帽子，两个尖肩头从衬衫里顶出来，淋巴液色的白皮肤，满是尘垢(gòu)的锁骨，通红的手，嘴半开着，两角下垂，缺着几个牙，眼睛无神，大胆而下贱。

这张脸在马吕斯看来并不是完全陌生的，他觉得还能回忆起在什么地方见到过。

“您要什么，姑娘？”他问。

“这儿有一封信是给您的，马吕斯先生。”

她称他马吕斯，毫无疑问，她要找的一定是他。可是，这姑娘是什么人？她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呢？

马吕斯拆开了姑娘递过来的信，念道：

我可爱的邻居，青年人：

我为您祝福，青年人。我的大闺女将告诉您：两天了，我们没有一块面包，四个大人，内人害着病。假使我在思想上一点也不悲观，我认为应当希望您慷慨的心能为这个报告实行人道化，并将祝我的愿望强加于您，惠我一轻薄的好事。

容德雷特

他见了这封信，像在黑洞里见到了烛光，从昨晚起便困惑不解的谜，顿时全清楚了。

这封信和另外那四封信，来自同一个地方。同样的字迹，同样的笔调，同样的信纸，同样的烟草味儿。信的内容也是请求施舍。

一共五封信，五种说法，五个人名，五种签字，而只有一个写信人，那就是容德雷特，假使写给马吕斯的信中所署的确实是真名的话，而这个容德雷特就住在他隔壁。

马吕斯住在这所破房子里已经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了，我们说过，他只有很少的机会能见到，也只能说略微见到他那非常卑微的邻居，他的精神另有所注，而精神所注的地方也正是目光所注之处。他在过道里或楼梯上靠近容德雷特家的人对面走过应当不止一次，但是对他来说，那只是些人影而已，他在这方面是那么不经心，所以昨晚在大街上碰到

那两个容德雷特姑娘，竟没有认出是她们——显然是她们两个。刚才这一个走进了他的屋子，他也只是感到又可怜又可厌，同时恍惚觉得自己曾在什么地方遇见过她。

现在他看清楚了一切。他认识到他这个邻居容德雷特处境困难，依靠剥削那些他认为有钱并且肯施小恩小惠的行善人的布施来维持生活。他搜集一些人名地址，捏造一些假名写信给他们，让他的两个女孩冒着危险去送信。想不到这个做父亲的竟走到了不惜牺牲女儿的地步。

正当马吕斯以惊奇痛苦的目光注视着那位姑娘时，那姑娘却像个幽(yōu)灵，不管自己衣不蔽(bì)体，在他的破屋子里无所顾忌地来回走动。她搬动椅子，她移乱那些放在抽斗柜上的盥(quàn)洗用具，她摸摸马吕斯的衣服，她翻看每一个角落里的零星东西。

“嘿！”她说，“您有一面镜子。”

她还旁若无人地低声哼着闹剧里一些曲调的片段，一些疯疯癫(diān)癫的叠句，用她那沙哑的嗓子哼得惨不忍闻。

她走到桌子旁边，说：“啊！书！”

一点微光透过她那双昏暗的眼睛。接着，她又说——她的语调显出那种在某方面表现一下自己一点长处的幸福，这是任何人都不会感觉不到的：“我能念书，我。”

她兴冲冲地拿起那本摊开在桌上的书，并且念得相当流利：“……博丹将军接到命令，率领他那一旅的五连人马去夺取滑铁卢平原中央的……”

她停来说：“啊！滑铁卢！我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从前打仗的地方。我父亲到过那里。我父亲在军队里呆过。我们一家人是地地道道的波拿巴派，懂吧！那是打英国佬，滑铁卢。”

她放下书，拿起一支笔，喊道：“我也能写字！”

她把那支笔蘸(zhàn)上墨水，转回头望着马吕斯说：“您要看吗？瞧，我来写几个字看看。”

他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已在桌子中间的一张纸上写了“雷子来了”这几个字。

她忽然仔细端详马吕斯，表现出一种奇特的神情，对他说：“您知道吗，马吕斯先生？您是个非常美的男子。”

她笑了笑，也使马吕斯涨红了脸。

她挨近他身边，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说：“您从不注意我，但是我认识您，马吕斯先生。我常在这儿的楼梯上遇见您。”

马吕斯慢慢地向后退。

“姑娘，”他带着冷淡的严肃神情说，“我这儿有一个纸

包,我想是您的吧。”

他便把那包着四封信的纸包递了给她。

她连连拍手,叫道:“我们四处好找!”

于是,她连忙接过那纸包,打了开来,一面说:“上帝的上帝!我们哪里没有找过,我的妹妹和我!您倒把它找着了!在大路上找着的,不是吗?应当是在大路上吧?您瞧,是我们在跑的时候丢了的,是我那宝贝妹子干的好事。这些倒霉信!您从哪里看出了这些信是我的呢?啊!对了,看写的字!那么昨晚我们在路上碰着的是您了。我们看不见,懂吗!我对我的妹子说:‘是一位先生吧?’我妹子对我说:‘我想是一位先生!’”

这时,她展开了那封写给“圣雅克·德·奥·巴教堂的行善的先生”的信。

“对!”她说,“这便是给那望弥撒的老头的。现在正是时候,我去送给他。他也许能有点什么给我们去弄一顿早饭吃。”

随后,她又笑了起来,接着说:“您知道我们今天要是早饭吃的话,会怎样吗?会这样:我们会在今天早上把前天的早饭、前天的晚饭、昨天的早饭、昨天的晚饭做一顿同时吃下去。嘿!天晓得!您还不高兴,饿死活该!狗东西!”